

· 世界文学名著 ·



爱的教育

Cuore



(意) 亚米契斯 著

夏丏尊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世界文学名著 ·

爱的教育

Cuore



(意) 亚米契斯 著

夏丏尊 译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 阳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的教育 / (意) 亚米契斯著; 夏丏尊译.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7.5 (2017.8重印)

ISBN 978-7-5313-5240-2

I. ①爱… II. ①亚… ②夏… III. ①儿童小说—日
记体小说—意大利—近代 IV. ①I54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82318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chunfengwenyi.com>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鞍山市春阳美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选题策划: 单瑛琪

媒体联络: 刘 维

团 购: 刘静波

责任校对: 潘晓春

版式设计: 杜 江

字 数: 181千字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书 号: ISBN 978-7-5313-5240-2

定 价: 25.00元

责任编辑: 张玉虹 姚宏越

统筹发行: 郝庆春

印制统筹: 刘 成

封面设计: Amber Design 琥珀视觉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7.75

印 次: 2017年8月第2次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24-23284384

目 录

第一 十月 ————— 001

- 始业日（十七日）
- 我们的先生（十八日）
- 灾难（二十一日）
- 格拉勃利亚的小孩（二十二日）
- 同窗朋友（二十五日）
- 义侠的行为（二十六日）
- 我的女先生（二十七日）
- 贫民窟（二十八日）
- 学校（二十八日）
- 少年爱国者（每月例话）

第二 十一月 ————— 016

- 烟囱扫除人（一日）
- 万灵节（二日）
- 好友卡隆（四日）
- 卖炭者与绅士（七日）

弟弟的女先生（十日）
我的母亲（十日）
朋友可莱谛（十三日）
校长先生（十八日）
兵士（二十二日）
耐利的保护者（二十三日）
级长（二十五日）
少年侦探（每月例话）
贫民（二十九日）

第三 十二月 ————— 040

商人（一日）
虚荣心（五日）
初雪（十日）
“小石匠”（十一日）
雪球（十六日）
女教师（十七日）
访问负伤者（十八日）
少年笔耕（每月例话）
坚忍心（二十八日）
感恩（三十一日）

第四 一月 ————— 060

助教师（四日）
斯带地的图书室
铁匠的儿子

友人的来访（十二日）

维多利亚·爱马努爱列王的大葬（十七日）

勿兰谛的斥退（二十一日）

少年鼓手（每月例话）

爱国（二十四日）

嫉妒（二十五日）

勿兰谛的母亲（二十八日）

希望（二十九日）

第五 二月 ————— 081

奖牌授予（四日）

决心（五日）

玩具的火车（十日）

傲慢（十一日）

劳动者的负伤（十五日）

囚犯（十七日）

爸爸的看护者（每月例话）

铁工场（十八日）

小小的卖艺者（二十日）

“谢肉节”的最后一天（二十一日）

盲孩（二十四日）

病中的先生（二十五日）

街路（二十五日）

第六 三月 ————— 114

夜学校（二日）

相打（五日）
 学生的父母（六日）
 七十八号的犯人（八日）
 小孩的死亡（十三日）
 三月十四日的前一夜
 奖品授予式（十四日）
 争吵（二十日）
 我的姊姊（二十四日）
 洛马格那的血（每月例话）
 病床中的“小石匠”（二十八日）
 卡华伯爵（二十九日）

第七 四月 ————— 140

春（一日）
 温培尔脱王（三日）
 幼儿院（四日）
 体操（五日）
 父亲的先生（十三日）
 痊愈（二十日）
 劳动者中有朋友（二十日）
 卡隆的母亲（二十八日）
 寇塞贝·马志尼（二十九日）
 少年受勋章（每月例话）

第八 五月 ————— 167

畸形儿（五日）

牺牲（九日）

火灾（十一日）

六千英里寻母（每月例话）

夏（二十四日）

诗

聋哑（二十八日）

第九 六月 ————— 209

格里勃尔第将军（三日）

军队（十一日）

意大利（十四日）

九十度的炎暑（十六日）

我的父亲（十七日）

乡野远足（十九日）

劳动者的奖品授予式（二十五日）

女先生之死（二十七日）

感谢（二十八日）

难船（最后的每月例话）

第十 七月 ————— 229

母亲的末后一页（一日）

试验（四日）

最后的试验（七日）

告别（十日）

第一 十月

始业日

十七日

今天开学了，乡间的三个月，梦也似的过去，又回到了这丘林的学校里来了。早晨母亲送我到学校里去的时候，心还一味想着在乡间的情形哩，无论哪一条街道，都充满着学校的学生们；书店的门口呢，学生的父兄们都拥挤着在那里购买笔记簿、书袋等类的东西；校役和警察都拼命似的想把路排开。到了校门口，觉得有人触动我的肩膀，原来这就是我三年级时候的先生，是一位头发赤而卷拢、面貌快活的先生。先生看着我的脸孔说：“我们不再在一处了！安利柯！”

这原是我早已知道的事，今天被先生这么一说，不觉重新难过来了。我们好容易到了里面，许多夫人、绅士、普通妇人、职工、官吏、女僧侣、男用人、女用人，都一手拉了小儿，一手抱了成绩簿，挤满在接待所楼梯旁，嘈杂得如同戏馆里一样。我重新看这大大的休息室的房子，非常欢喜，因为我这三年来，每日到教室去都穿过这室。我的二年级时候的女先生见了我：“安利柯！你现在要到楼上去了！要不走过我的教室了！”

说着，恋恋地看我。校长先生被妇人们围绕着，头发好像比以前白了。学生们也比夏天的时候长大强壮了许多。才来入一年级的孩子们不愿到教室里去，像驴马似的倔强，勉强拉了进去，有的仍旧逃出，有的因为找不着父母，哭了起来。做父母的返回去，有的诱骗，有的叱骂，先生们也弄得没有法子了。

我的弟弟被编入在名叫代尔卡谛的女先生所教的一组里。午前十时，大家进了教室，我们的一级共五十五人。从三年级一同升上来的只不过十五六人，惯得一等奖的代洛西也在里面。一想起暑假中跑来跑去游过的山林，觉得学校里暗闷得讨厌。又忆起三年级时候的先生来：那是常常对着我们笑的好先生，是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先生。那个先生的红而卷拢的头发已不能看见了，一想到此，就有点难过。这次的先生，身材高长，没有胡须，长长地留着花白的头发，额上皱着直纹，说话大声，他瞪着眼一个一个地看我们的时候，眼光竟像要透到我们心里似的。而且还是一位没有笑容的先生。我想：“唉！一天总算过去了，还有九个月呢！什么用功，什么月试，多讨厌啊！”

一出教室，恨不得就看见母亲，飞跑到母亲面前去吻她的手。母亲说：“安利柯啊！要用心啰！我也和你们用功呢！”

我高高兴兴地回家了。可是因为那位亲爱快活的先生已不在，学校也不如以前的有趣味了。

我们的先生

十八日

从今天起，现在的先生也可爱起来了。我们进教室去的时候，

先生已在位子上坐着。先生前学年教过的学生们都从门口探进头来和先生招呼。“先生早安！”“配巴尼先生早安！”大家这样说着。其中也有走进教室来和先生匆忙地握了手就出去的。可知大家都爱慕这先生，今年也想仍请他教。先生也说着“早安”，去拉学生伸着的手，却是不看学生的脸。和他们招呼的时候，虽也现出笑容，额上皱纹一蹙，脸孔就板起来，并且把脸对着窗外，注视着对面的屋顶，好像他和学生们招呼是很苦的。完了以后，先生又把我们一一地注视，叫我们默写，自己下了讲台在桌位间巡回。看见有一个面上生着红粒的学生，就让他中止默写，两手托了他的头查看，又摸他的额，问他有没有发热。这时先生后面有一个学生乘着先生没看见，跳上椅子玩起洋娃娃来。恰好先生回过头去，那学生就急忙坐下，俯了头预备受责。先生把手按在他的头上，只说：“下次不要再做这种事了！”

默写完了，先生又沉默了，看着我们好一会儿，用粗大的、亲切的声音这样说：“大家听我！我们从此要同处一年，让我们好好地过这一年吧！大家要用功，要规矩。我没有一个家属，你们就是我的家属。去年以前，我还有母亲，母亲死了以后，我只有一个人了！你们以外，我没有别的家属在世界上，除了你们，我没有可爱的人！你们是我的儿子，我爱你们，请你们也喜欢我！我一个都不愿责罚你们，请将你们的真心给我看看！请你们全班成为一家，给我慰藉，给我荣耀！我现在并不要你们用口来答应我，我知道你们已在心里答应我‘愿意’了。我感谢你们。”

这时校役来通知放学，我们很静很静地离开座位。那个跳上椅子的学生走到先生的身旁，抖抖索索地说：“先生！饶了我这次！”

先生用嘴亲着他的额说：“快回去！好孩子！”

灾难

二十一日

学年开始就发生了意外的事情。今晨到学校去，我和父亲正谈着先生所说的话。忽然见路上人满了，都奔入校门去。父亲就说：“出了什么意外的事了？学年才开始，真不凑巧！”

好容易，我们进了学校，人满了，大大的房子里充满着儿童和家属。听见他们说：“可怜啊！洛佩谛！”从人山人海，警察的帽子看见了，校长先生的光秃秃的头也看见了。接着又走进来了一个戴着高冠的绅士，大家说：“医生来了！”父亲问一个先生：“究竟怎么了？”先生回答说：“被车子轧伤了！”“脚骨碎了！”又一先生说。原来是洛佩谛，是二年级的学生。上学来的时候，有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忽然离开了母亲的手，倒在街上了。这时，街车正往他倒下的地方驶来。洛佩谛眼见这小孩将被车子轧伤，大胆地跳了过去，把他拖救出来。不料他来不及拖出自己的脚，被车子轧伤了自己。洛佩谛是个炮兵大尉的儿子。正在听他们叙述这些话的时候，突然有一个妇人发狂似的奔到，从人堆里挣扎进来，这就是洛佩谛的母亲。另一个妇人同时跑过去，抱了洛佩谛的母亲的头颈啜泣，这就是被救出的小孩的母亲。两个妇人向室内跑去，我们在外边可以听到她们“啊！洛佩谛呀！我的孩子呀”的哭叫声。

立刻，有一辆马车停在校门口。校长先生抱了洛佩谛出来。洛佩谛把头伏在校长先生肩上，脸色苍白，眼睛闭着。大家都静默了，洛佩谛母亲的哭声也听得出了。不一会儿，校长先生将抱在手

里的受伤的人给大家看，父兄们、学生们、先生们都齐声说：“洛佩谛！好勇敢！可怜的孩子！”靠近一点的先生学生们都去吻洛佩谛的手。这时洛佩谛睁开他的眼说：“我的书包呢？”被救的孩子的母亲拿书包给他看，流着眼泪说：“让我拿吧，让我替你拿去吧。”洛佩谛的母亲脸上现出微笑。这许多人出了门，很小心地把洛佩谛载入马车。马车就慢慢地驶去，我们都默默地走进教室。

格拉勃利亚的小孩

二十二日

洛佩谛到底做了非拄了杖不能行走的人了。昨日午后，先生正在说这消息给我们听的时候，校长先生领了一个陌生的小孩到教室里来。那是一个黑皮肤、浓发、大眼而眉毛浓黑的小孩。校长先生将这小孩交给先生，低声地说了一两句什么话就出去了。小孩用他黑而大的眼看着室中一切，先生携了他的手向着我们说：“你们大家应该欢喜。今天有一个从五百英里以外的格拉勃利亚的莱奇阿地方来的意大利小孩进了这学校了。因为是远道来的，请你们要特别爱这同胞。他的故乡很有名，是意大利名人的产生地，又是产生强健的劳动者和勇敢的军人的地方，也是我国风景区之一。那里有森林，有山岳，住民都富于才能和勇气。请你们亲爱地对待这小孩，使他忘记自己是离了故乡的，使他知道在意大利，无论到何处的学校里都是同胞。”

先生说着，在意大利地图上指格拉勃利亚的莱奇阿的位置给我们看，又大声叫：“尔耐斯托·代洛西！”他是每次都得一等赏的学生——代洛西起立了。

“到这里来！”先生说了，代洛西就离了座位走近格拉勃利亚小孩面前。

“你是级长。请对这新学友致欢迎辞！请代表譬特蒙脱的小孩，表示欢迎格拉勃利亚的小孩！”

代洛西听见先生这样说，就抱了那小孩的头颈，用了响亮的声音说：“来得很好！”格拉勃利亚小孩也热烈地吻代洛西的脸颊。我们都拍手喝彩。先生虽然说：“静些，静些！在教室内不可以拍手！”而自己也很高兴。格拉勃利亚小孩也高兴。一等到先生指定了座位，那个小孩就归座了。先生又说：“请你们好好记着我方才的话。格拉勃利亚的小孩到了丘林，要同住在自己家里一样。丘林的小孩到了格拉勃利亚，也应该毫不觉得寂寞。实话对你们说，我国为此曾打了五十年的仗，有三万的同胞为此战死。所以你们大家要互相敬爱。如果有谁因为他不是本地人，对这新学友无礼，那就没有资格来见我们的三色旗！”

格拉勃利亚小孩归到座位。和他邻席的学生有送他钢笔的，有送他画片的，还有送他瑞士的邮票的。

同窗朋友

二十五日

送邮票给格拉勃利亚小孩的，就是我最喜欢的卡隆。他在同级中身躯最高大，今年十四岁，是个大头宽肩笑起来很可爱的小孩，却已有大人气。我已认识了许多同窗的友人，有一个名叫可莱谛的我也喜欢。他着了茶色的裤子，戴了猫皮的帽，常说有趣的话。父亲是开柴店的，一八六六年曾在温培尔脱亲王部下打过仗，据说还

拿到三个勋章呢。有个名叫耐利的，可怜是个驼背，身体怯弱，脸色常是青青的。还有一个名叫华梯尼的，他时常穿着漂亮的衣服。在我的前面，有一个绰号叫作“小石匠”的，那是石匠的儿子，脸孔圆圆的像苹果，鼻头像个小球，能装兔子的脸，时常装着引人发笑。他戴着破絮样的褴褛的帽子，常常将帽子像手帕似的叠了藏在口袋里。坐在“小石匠”旁边的是一个叫作卡洛斐的瘦长、老鹰鼻、眼睛特别小的孩子。他常常把钢笔、火柴空盒等拿来作买卖，写字在手指甲上，做种种狡猾的事。还有一个名叫卡罗·诺琵斯的高傲的少年绅士。这人的两旁有两个小孩，我看是一对。一个是铁匠的儿子，穿了齐膝的上衣，脸色苍白得好像病人，对什么都胆怯，永远没有笑容。一个是赤发的小孩，一只手有了残疾，挂牢在脖颈里。听说他的父亲到亚美利加去了，母亲走来走去卖着野菜呢。靠我的左边，还有一个奇怪的小孩，他名叫斯带地，身材短而肥，脖颈好像没有一样，他不和人讲话，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可是先生的话，他总目不转睛地蹙了眉头、闭紧了嘴听着。先生说话的时候，如果有人说话，第二次他还忍耐着，一到第三次，他就要愤怒起来顿脚了。坐在他的旁边的是一个毫不知顾忌的相貌狡猾的小孩，他名叫勿兰谛，听说曾在别的学校被除了名的。此外还有一对很相像的兄弟，穿着一样的衣服，戴着一样的帽子。这许多同窗之中，相貌最好最有才能的，不消说要算代洛西了。今年他大概还是要得第一的。我却爱铁匠的儿子，那像病人似的泼来可西。据说他父亲常要打他，他非常老实，和人说话的时候，或偶然触犯别人的时候，他一定要说“对不住”，他常用了亲切而悲哀的眼光看人。至于最长大的和最高尚的，却是卡隆。

义侠的行为

二十六日

卡隆的为人，我看了今日的事情就明白了。我因为二年级时候的女先生来问我何时在家，到校稍迟，入了教室，先生还未来。一看，三四个小孩聚在一处，正在戏弄那赤发的一手有残疾的卖野菜人家的孩子克洛西。有的用三角板打他，有的把栗子壳向他的头上投掷，说他是“残废者”，是“鬼怪”，还将手挂在脖颈上装他的样子给他看。克洛西一个人坐在位子里，脸色都苍白了，眼光看着他们，好像说“饶了我吧”。他们见克洛西如此，越加得了风头，越加戏弄他。克洛西终于怒了，红了脸，身子都发震了。这时那个脸很讨厌的勿兰谛忽然跳上椅子，装出克洛西母亲挑菜担的样子来。克洛西的母亲因为要接克洛西回家，时常到学校里来的，现在听说正病在床上。许多学生都知道克洛西的母亲，看了勿兰谛装的样子，大家笑了起来。克洛西大怒，突然将摆在那里的墨水瓶对准了勿兰谛掷去。勿兰谛很敏捷地避过，墨水瓶恰巧打着了从门外进来的先生的胸部。

大家都逃到座位里，怕得不作一声。先生变了脸色，走到教桌的旁边，用严厉的声音问：“谁？”一个人都没有回答。先生更高了声说：“谁？”

这时，卡隆好像可怜了克洛西，忽然起立，态度很坚决地说：“是我！”先生眼盯着卡隆，又看看呆着的学生们，静静地说：“不是你。”

过了一会，先生又说：“绝不加罚，投掷者起立！”